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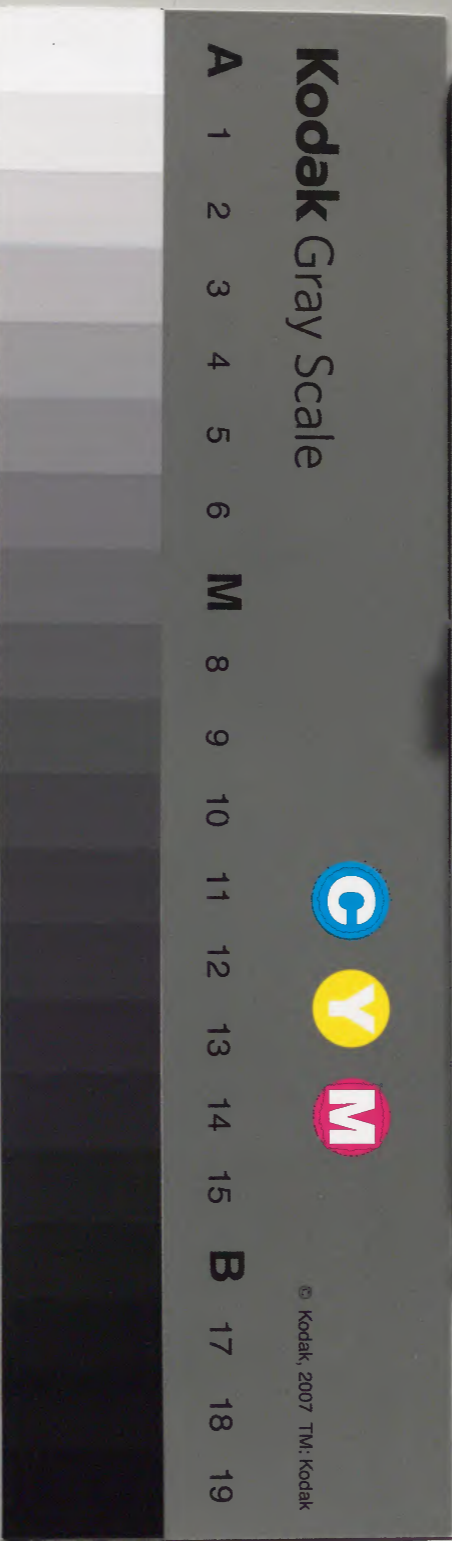
心
20
18

東 京 東 京 東
館 書 圖 京 東
漢書門
正史類
別函架
一〇五
二〇
冊 號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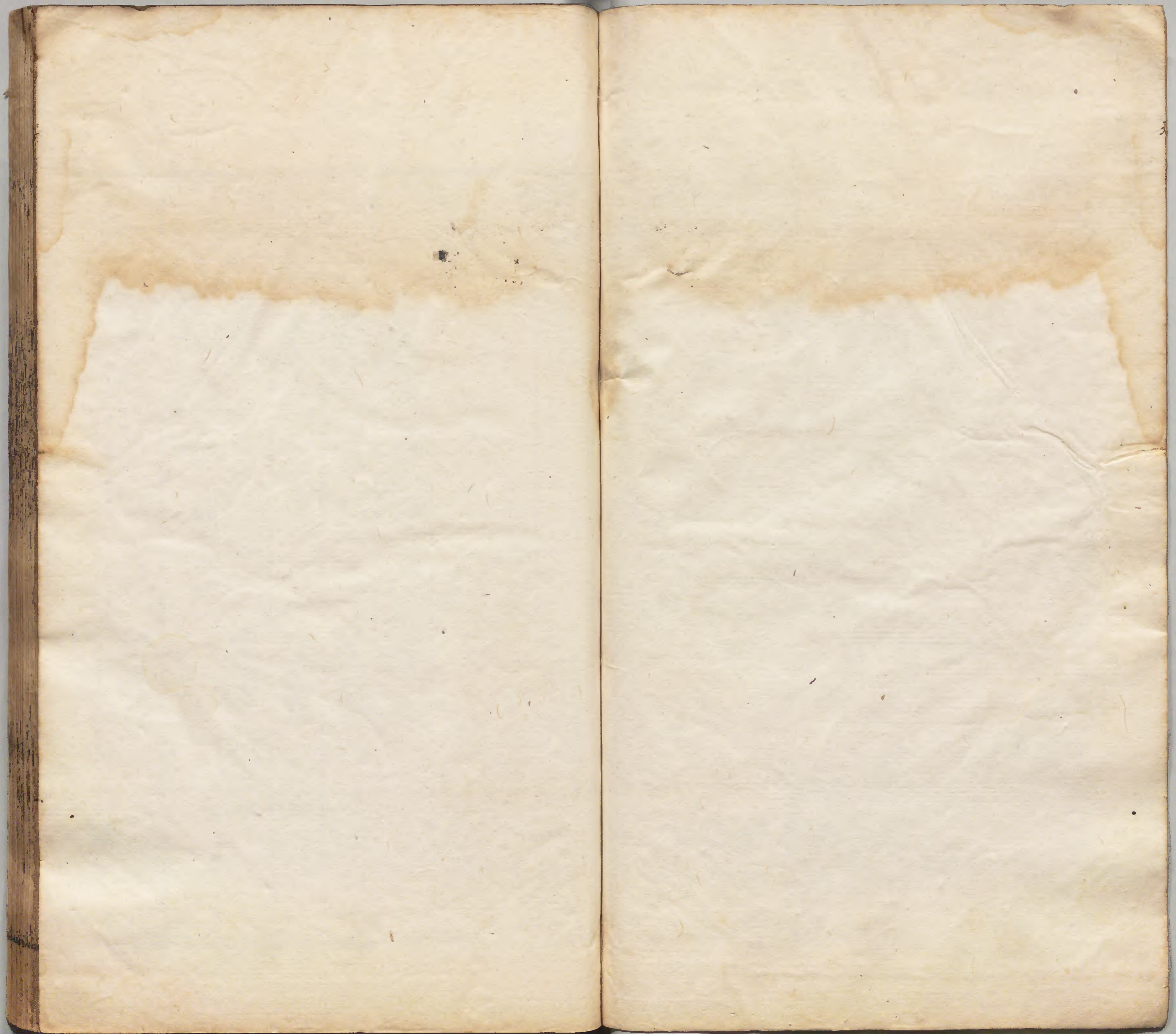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九七
一四九
二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五九七
二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7
冊數 20 (18)
函號 32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武勸
列傳

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暄

暄子捷

何休

淺草文庫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奂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祛

皇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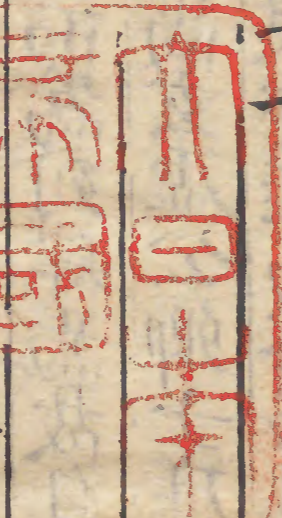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陸謝 賀德基



全緩

顧越

龔孟舒

張譏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顛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

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摠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而示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

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
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
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敢奠之方所未遑也天
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以采綴蓋亦
梁之遺儒今茲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
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
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
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

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
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
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
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
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
與河內司馬惠真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
會儉惠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
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
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
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等

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字暉

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郵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類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摠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

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在位轉隆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

暄為政廉平。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暄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暄遂得就郡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暄父曼容與樂安任遠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暄竝見知頃之昉才選稍盛齊末已為司徒左長史暄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暄性儉素車服麤惡外一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君不一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

挺字士操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彧江州攜挺

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龍鄧州罔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為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為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瀟人晉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邵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摠明館學士仕齊

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結草為經屈手中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滸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絮在縣埽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窮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其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

後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述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為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後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

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長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

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與凶禮儀
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温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
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
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
殺武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
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訐沛國劉瓛強
力專精深為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
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
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

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
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
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
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
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竝受
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
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
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
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
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

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
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
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
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
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
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
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
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
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
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
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
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
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
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
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
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
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
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
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

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
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
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
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
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
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
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
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摠言曰貴無所不包經
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
比科不垂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
定嫡妻之十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
永制後為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
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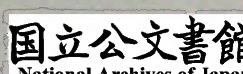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壹六世孫也父倫
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
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錫同業友善梁天
監中為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
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
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林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注難服以六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眾尤盛又出為桂州刺史官靈恩集注毛詩二

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二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編講五經



百史列傳六十一
時比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將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此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高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此人孫詳將顯亦經聽習而音甚楚夏故學徒不無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

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

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與竝通經術而文阿頗博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嶷保吳興嶷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意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返教正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

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
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木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
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而為之非無
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
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
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
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
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
帛公王同登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

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箱雅樂歌奏懽欣今君
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
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
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
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
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
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
八卷竝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兼

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編聽者常數百人為西京自學士助
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
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
於士林館遮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祛凡著尚
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
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
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
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

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自
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編以擬觀世
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
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梁
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
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仕梁
為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
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
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百義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

冑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
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
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
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闕在因欲迎喪
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
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
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父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
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
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求
絕昏嫁此於人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

謔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父
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已注云
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
之正也但魏氏東閔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
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
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
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
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閔故事在此者竝應釋除
衰麻毀靈柩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
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

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
即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
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
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又非人所
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
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
書集眾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
政言依准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
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
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憤之士無人不

証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
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
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
刺褻身無完者戴就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
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
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
測立緩急易欺兼月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
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暄父子漏經竝自關鼓
鼓日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
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

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
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
斟酌今古之聞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
長晷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文上測各十七刻比之
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前冬至多五刻雖冬至
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
爲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
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
議非_{出百}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爲還刪定曹詳
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_宋以太建元年卒

戚衮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
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舉年十九梁武帝敕
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我衮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
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
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
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爲儒者推
許如此尋兼大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衮講論又嘗置宴
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季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擣馳騁
大義問以劇談擣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衮說
朝聘義擣與往復衮精采自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衮
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
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衮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
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
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季士承聖
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
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
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
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豪盡每削用之常蔬食

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心鎮心起便讀誦其篤
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曰六與沈德威會稽賀德
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曰郡劉文紹天嘉元年
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陸
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
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
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
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這俗
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
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

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
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
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
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
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
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二世儒學俱為祠部
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十博士褚仲都篤志
研翫得其精微陳大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
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立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偃漢梁太子洗馬父仲悅
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為
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大
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
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
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褰襦綰等云表
鄉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
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啜噎不能勝及丁父憂
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
題譏論義往復其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國城之中獨侍

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艱卒不事
景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
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
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
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
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
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
之曰當令此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
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
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
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
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
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
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
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
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
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
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

教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

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勵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既而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權劔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

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
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
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
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
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
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
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
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
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
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

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當身窮谷
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
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沉木石知感犬馬
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
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
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絜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
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
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明聖敢
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
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

博士掌儀禮猶為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
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
鎮遂免官大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
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
篇時有東陽龍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
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
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
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
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

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
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
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
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
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
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
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
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
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

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
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
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
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
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
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
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
嘉中為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
宮引為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
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

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貫達
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折無復
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為南平王府限內
參軍主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
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
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
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
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
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

為郡五官掾慶出其誦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
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
尚茲都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
為事由是傳經學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
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
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下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
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諉郊生
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
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列傳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李

延壽

文學

丘靈鞠 子暹

從孫仲孚

擅超

熊襄 叔道鸞

吳邁遠

卞彬 諸葛勗 高爽

袁暉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通之 虞劼

司馬憲 孫說

袁仲明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子暉之 孫皓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緇

鐘嶸

兄岍 岍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南史列傳六十二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
 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早曲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
 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
 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
 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
 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
 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
 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
 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五陵之數將終三
 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
 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
 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詔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
 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

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青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
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負後為馬程令不得志
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
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罵南
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八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
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
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
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
不可復為履餼其彊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
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
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輩度妨我
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
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
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
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
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存起大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
子暹

暹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

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
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
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
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
辭荅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
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
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
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
平麗逸時有鐘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
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是
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
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
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
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
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
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
反棄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
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
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

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胡相繼宰山陰
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賄賂為有司所
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
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
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
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勸清節以之予貲給事門侍郎喪
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
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
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負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

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
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
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
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
更為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
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齊高
帝賞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一年初置史官以超與
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
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

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
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
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鄙他人每作詩
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
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
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
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
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
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今已投之卿矣
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
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
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
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
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
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
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
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
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官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

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
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
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
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
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
多病起居甚踈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
膚澡敎不謹澣沐失時四體毳毳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
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濩無時怒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
蚤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蚤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
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

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
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鴉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首指斥貴
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鴉頑傲謂潘敞
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
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蚪唯唯群浮聞水唯唯朝繼夕聿
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
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為肴著帛
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言共自稱卜
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白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
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

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末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
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
徒賦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
應須大材迺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
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
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
爽受餉蒨書云高晉陵自蒨人問其所以蒨云劉蒨餉晉
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
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采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
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
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免
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
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
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
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
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
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啓敕板起之
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

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逵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逵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滄年少時遊會稽還父

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逵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繇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各通之繇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繇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比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下鏐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丹楊尹取鏐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樞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
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表彙傳以審武帝帝
曰表彙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賢事上
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
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扶
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
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
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
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
堊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
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
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
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十萬散與宗
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贖文
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
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
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

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
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
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
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
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
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買四
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
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楊丞劉渢素善遙
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
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關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

海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
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
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
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
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
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
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
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
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

崩而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
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
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脩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
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
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
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
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
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
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
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
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
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
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
綴述數十篇子暉之
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
倅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
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
監初暉之更脩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算歷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

且甘心為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龍襲殺景交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監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疑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貞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

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
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
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
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
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文書史
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
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
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
鏡遷長水校尉儋人王泰寶買龍衣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
啓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
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
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
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日五十
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
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楊雄言箴奏
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
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
父曼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

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
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
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絕為四十卷
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
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
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
緇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
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
車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

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
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按之建武初為南
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
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勲舊皆
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嶸乃
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
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
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
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
主恣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

為大匠斷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
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
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
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
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
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貴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
懲法況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
僑雜儻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
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朝記
云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

石此室獨存元簡公

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麗遷

山中郎晉安王記室

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

品古今詩為評言其

優劣云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齊永

明中相王愛文王元

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又微

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

蓋追宿憾以此報約

也頃之卒官岍字長丘位建康令卒

著良吏傳十卷嶸字

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

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

自姑熟投宿逆旅夜

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

臣卒被知英主言終

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為吳

興太守唯興嗣初謚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太相談薦梁天
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
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
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
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
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
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
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
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
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
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
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
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
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
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
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
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
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
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

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而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

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

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
几案颺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加製
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
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
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
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
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
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
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

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勸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
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
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各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
狎麴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
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
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
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
通事舍人時徐勉同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
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
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

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謬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
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
精理嘗為賦家賦擬莊周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
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
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
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
巧辭東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為自序文
甚美

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
梁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
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峭嶠從人假借每讀一遍
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宅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
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
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武帝集序
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
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
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
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
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
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劉之

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豈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直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常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常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衿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詐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

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
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
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
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
六經博士東海鮑敝雅相欽悅時敝有疾請少瑜代講少
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
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
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
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兒工
臺草吏部尚書到漑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後之會

漑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
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
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
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
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
等抄撰羣書夏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
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
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
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

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
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
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救
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宮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祕梁
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
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
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
陳天嘉初累遷自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
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

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
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
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
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
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
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
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執視之敬曰未幾見
子突而并考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

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
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
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
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
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
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
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
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
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

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
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
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
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
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
之元與蜀中人廢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衆囚之元于艦
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
陵劉棻卒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
郎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
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

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
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末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
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
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
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
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
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
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齊郎賀徹學

士

黃門郎蕭詮三公郎士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

卷

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

暄

軹亦預焉皆一時士也世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為

其

忝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

徐

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

造

而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

十

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

王

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

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

海

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

懷文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
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屬喪亂避
地臣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
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
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
岳陽王出鎮江州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
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
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為
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

歐陽紇交趾夷獠往往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趾思日
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
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
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
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詵聘隋隋
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
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
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溝疾卒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

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日機
見此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
出三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
簡主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且以
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
慕出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一身之道可無務乎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三

孝義上

李

延壽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妻許 徐元妻許 錢延慶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柔之 江朝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宗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佩 任 吳康之妻趙 蔣雋之妻黃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擬中里氏女

吳郡范法恂妻褚

潘妻姚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庚震 朱文濟 匡耶 魯康祚 謝昌

韓靈敏

劉渢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范道根 譚弘宝 何弘

徐生之 范女祖 李聖伯 陽黑頭 王續祖 郝迥福

吳達之

蔡景智 何伯琦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弥

沙弥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惠

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

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

眚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嗥翔之感棄捨生之

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

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
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闕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
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千載籍何代無
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
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
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
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乱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
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
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

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十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
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
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
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
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
閭獨一門粗布

賈思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
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

得免恩及柩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
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
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悲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
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
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
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
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
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
侍表愉表其淳衍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
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王顯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
性甚巧每為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
父母不辦有肴味唯殮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
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
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
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
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
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

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
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
構豕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
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
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
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
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
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
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
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
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
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
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
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
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
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
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
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
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
他道往錢塘賃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

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為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餽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

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

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塿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達一無所受皆備力報荅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祿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

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

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殷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

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
嗽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
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
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
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暨前俄
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
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卒

王彭肝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
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
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
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
一旦大霧霧歇塹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
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
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
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
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
並款告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

親親人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尸主求免弟恭
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
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
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
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
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溼被害屍骸
不收屍在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
苦霜行草宿營掘棺擲造立冢墓葬送母元儉而有禮以

父忌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漉骨當悉凝
浸乃操刀泐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
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
獸皆悉馴附每輦此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
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
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
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唐窮濟急同里范法先
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法先病又危篤喪死經日
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

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
隣異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郵病者並皆得全鄉
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不孝武者建初除竟陵王國
中軍不就義與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編者乃
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
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
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
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
訓徐宰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

出戰徐宰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
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
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
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
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票子伯宗殿
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
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
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
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
竹刻其端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

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為
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
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
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訖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
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
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
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
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

史劉真道板橋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
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
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
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
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蔭應充行坐違

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聞之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斃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曾經氣絕家人奔赴良父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因秘同郡錢仲期子

延慶為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使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郝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瀟人也曾祖指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貸而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債黃籍

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
嘉二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
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
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
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毋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
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
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
以數合米爲粥不進菹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
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
宜覆葺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祿賞爲營家墳子平居喪
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
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
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
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
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
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
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官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
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
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

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
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
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
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歛給
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
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
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
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
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柔

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
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
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
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槩位至侍
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
州召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
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荅曰走素
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
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

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卧叡明晝夜
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水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
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
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緗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
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菽羹緒妻到
市買菽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
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噉
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
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于自戮之既而曰滂吾刀

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
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
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
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
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
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
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
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
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飢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
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雋之妻黃氏夫亡不
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
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飭
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
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
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
室飢餓丁自出塩粟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
丁為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
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

有三女無男祖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癘病母不
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更日至市售賣
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灑獨誓
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
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
開時人稱為孝感又諸暨東澆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病疾
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
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

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賊毒者女試
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
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
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
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比隣
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問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
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
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姉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
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
簡猛飲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
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去僧簡三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
幾僧遠省飧減食以養母乃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
取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
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
侍虜突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
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
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
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

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負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眾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

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欲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堂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

於家

華寶至長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來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葑菜齊建元三年並表明閭

解叔謙字楚梁馮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取藤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官都郡送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

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瀟命為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

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所
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
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
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
尉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
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
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
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
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金風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風母早亡紹
被敕納路太后元女為繼室風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奴
婢輩捶打之無期度風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為婢輩所
苦路氏生謙兄風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
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風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
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風
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謙有識事風過於同產事無大小
必諮兄而後行風妹適江右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
比部郎後為暹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暹光任當顧託朝
野向風如雲風忌之求出為丹楊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

及遙光舉事旦方召颯颯以為宜悉呼佐史颯之徒丹揚
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錄
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當取之遙光去
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
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
出須臾颯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颯曰卿視今夕
慶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颯俱勸夜攻臺既
不見納颯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
公滅族矣及遙光敗颯靜坐圍舍濂為度支郎亦奔亡遇
颯仍不復肯去颯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

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
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元死君弟
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年十
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遺 元 右
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死矣 元 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
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遺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
為兗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執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
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

靜有高士風然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
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
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十口武陵邵榮興文獻
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祖字聖伯范道根
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等陽陽黑頭疎從四
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之羅暹暹陽郝道福
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租稅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為之於谷以營家樽
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高良江世遠之有田十畝貸以
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之讓世舊田與

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
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
禽並為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
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
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
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未好佛法窮
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季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
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
滂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

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
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
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
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
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
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
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
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
曰卿過於弟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
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驛騎錄事參軍隆昌末
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
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
今齒冷無為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
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
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一人之事成則無事
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除之孰與超然謝病高
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
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

六七十擔榘菽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
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貧泌少貧晝日斫
檠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
登性行仁義衣弊蟲多綿裏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
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
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
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
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甘杖投泌泌自隱郵
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棄

牽車至涿為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
帝以為高唐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
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
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
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
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潯川隰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
文少出孤粹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
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
自召擔月以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

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賈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泚被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

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少麥薄飲經旬方為薄粥終夜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纒夏日不解裘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曾坐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畝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柁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
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
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
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
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監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
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

精曉書

南史

卷之十卷

列傳第六十三

